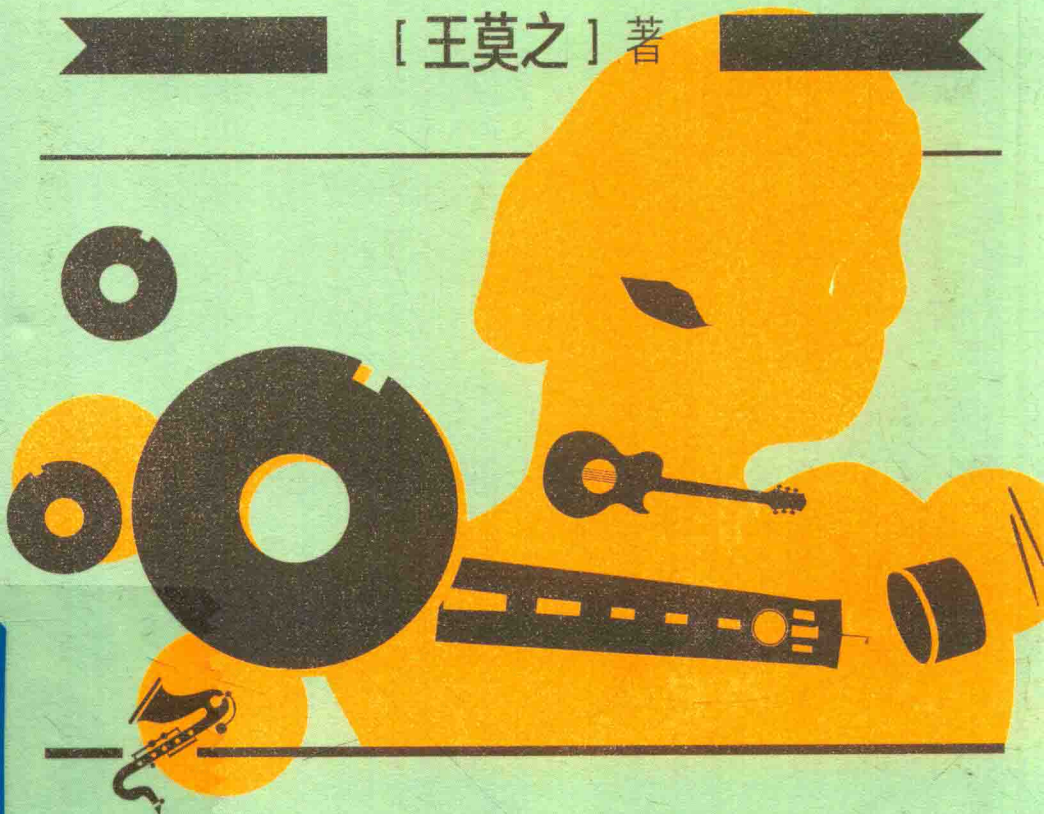


安·慰·喜·剧

〔王莫之〕著



楔子 002

第一折 嫉妒圆舞 008

第二折 不射之射 050

中场休息 112

第三折 忘川求水 164

第四折 少年魔号 210

安慰吾剧

王莫之
——
著

中信出版集团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安慰喜剧/王莫之著. --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8. 8

ISBN 978-7-5086-9034-6

I. ①安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7152 号

安慰喜剧

著 者: 王莫之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: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8.5 字 数: 160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9034-6

定 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一些鲜有提及的人物和故事，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。

——胡凌云（作家，乐评人）

从没想到音乐可以如此融入文字中，我是说，音乐不仅被描述、被引用，而是在形式上、抽象精神上，乃至节奏上，都得到完美的移植。比如读完《中场休息》的时间恰好听完《On Fire》专辑！莫之的文字不求热烈的虚华外表，却依然引动了澎湃的情绪。而在情感建构的过程中，也复现了他走过的、熟稔的那段（光明的与黑暗的）摇滚史。

——肥内（影评人）

我从《310》开始阅读王莫之，那本小说值得向所有上海人推荐，《安慰喜剧》是他的新作，有他对当代上海的独到观察。

——B6（音乐人）

知道王莫之是通过他在十多年前为《城市画报》写的一篇乐评，内容是对我当时所在乐队刚发行的专辑的碟评。文章写得很犀利，对音乐中的不足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批评。王莫之的小说写作里更多展现的是作者个人的情感和体验，和他的乐评如同硬币的两面，试图用更贴近本质的方式去记录和重现那些终将逝去的东西。

——吴建京（音乐人）

目

录

楔子
2

第一折 嫉妒圆舞
8

第二折 不射之射
50

中场休息
112

第三折 忘川求水
164

第四折 少年魔号
210

目

录

楔子

2

第一折 嫉妒圆舞

8

第二折 不射之射

50

中场休息

112

第三折 忘川求水

164

第四折 少年魔号

210



楔

子

天气真好。在浦江镇的一个公交站点，好些人把手举过双眼，透过南北向车辆扬起的尘土，眺望那些被红灯拦下的公交车，不时还回望站牌。站牌实在太多，信息爆炸到让正常人恐惧选择。不少线路存在某一段的重叠，有无空座，车况如何，这让去召稼楼踏春的游客颇为纠结。陈玲的父母幸免于此，他们此行是去扫墓的，通往目的地只有一条 175 路。可是，他们的表情并不轻松，女儿迟到，哪站下车，这都让老爷子的舌头无视口罩的防守，对着老伴上蹿下跳。

终于，女儿来了。陈玲赶忙向父母道歉，把责任推给一个临时加塞的采访。三口之家的版图和谐补全。迟到者仰视站牌，发现多数线路已经把这一站的名字更改为“沈杜公路”。估计再过几年就没有人记得“航天博物馆”了——它从未落成，或许，只是一个规

划，一则笑话。陈玲想起前夫，以及多年前的一个下午，当时召稼楼在市区几无名气，作为古镇老街，远不如七宝、朱家角那么喧嚣，那么同质化，是家里祭祖之后吃中饭的首选。清明之前的召稼楼，春风里飘着清甜，通常，他们会在临桥而建的乡村酒楼用餐，选一张景观桌，点一些农家菜。这一顿总是吃得格外丰盛，赛过年夜饭，就陈玲的父母而言，一年里也许就这样一次机会，能够和女儿女婿同桌就餐。女婿的工作太特殊了，即便春节也有爽约的变数，以至于扫墓的时间还得迁就他。陈玲记得很清楚，那天吃完饭，前夫开着车，颇为抵触地听从她的新指示，寻找航天博物馆。谁都不知道航天博物馆的确切方位，是否真实存在，但是，既然八号线的终点站以此命名，附近还有大批公交车在它的名义之下聚拢、停靠，那么，陈玲就有理由确信，它是存在的，起码有一个在建的工地，只不过还没找到罢了。

想起这些，陈玲不由得耻笑自己。有时候，她对上海的好奇心会成为亲友们的负累，可她就是那么任性呀。她在十几个公交站牌上寻找航天博物馆的遗迹，居然还有几条线路不知悔改。

“相信我呀，肯定是乘到赵家宅。”一旁的父亲为了说服老伴，喉咙渐响。陈母并不示弱，固执地要女儿用手机上网核查。就在查而未决的当口，笨重的 175 路喘着粗气进站了。这破旧的公车，仿佛市区淘汰下来的，稍微提点速度就把坑洼的路面震得咣当响。但这并不妨碍多数乘客的好心情，有一位中年男子，听到陈母向司机

问路，自信地插嘴道：

“乘到赵家宅。”

司机闷头开车，变速箱被他的右手折磨得剧烈咳喘。一位中年女士背靠司机，坐在逆车向的座位上，与闻了一切，微笑着与陈父攀话，对于扫墓都能迷路表现出足够的兴趣。

“往年都是开车子过来的。”陈父正色道。既是挽回形象，也为了体现本地人对家乡的熟稔、热爱，他主动介绍起祖坟的动迁，大概的来龙去脉。

“乡下头老早都是土葬哦？”女士问，“房子动迁起来便当，死人动迁起来倒是蛮讨厌的啦。”

“是的呀，”陈父说，“时间长了，尸骨也凑不齐，村里派小青年过去挖，有的还没挖着呢！没挖着怎么办呢？就刨了点烂泥，搬到新的基地去，这就算是迁过去了。”

“那么挖着的呢？”

“挖着的再烧呀，现在的基地，豆腐干眯眯小，怎么埋得进去？”

“真不容易啊，当个死人也是蛮辛苦的哦。”聊到这里，女士方才想起询问这祖坟的原址。她听了答案，立马变脸：“搞了半天，我们现在住的世博家园以前是坟墩头啊。”

“闲话不能这样讲，”陈父严肃道，“泱泱中华，上下五千年，你住的地方以前派啥用场，怎么讲得清爽！”

女士诡秘地笑了，说：“不要紧的，我们压得牢。”然后她就开始拆剥零食，猪肉脯、黄鱼干、鱿鱼丝，摇摇晃晃吃到召稼楼。两扇门哐当一响，前门中门泄洪一般，车厢里撤出大量空座，陈父不为所动，他仍旧站着，只是身量矮了，透过灰蒙蒙的车窗，打量那几栋粗劣的仿古建筑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
司机的缄默在继续。他更关心乘客在冷门站点抵达之前的反应。他会看着正前方的路况给他们一个机会。“下去的有吗？”如果没有回声，他就默认下一站可以省略。就这样，车子带着脾气在赵家宅停了下来，停了不足十秒。陈玲最后一个落地，被预备加速的车身带得差点摔跤。

街沿空荡荡的，路心却相当忙碌，所有声响凝结为车辆飞驰的呼啸。三人参照记忆前行，右手边是农田与村落的奇妙组合：荒草成堆，河渠发黑，油菜花绵延。母女驻足于后者的鲜艳，擎着手机赞美，相互留下倩影。这加深了为父的不满。他用宣叙调责备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女人，一边回忆上世纪油菜花盛开的规模。队伍的前进时断时续，因为无名的植物、缄默的家鹅以及卖家失踪的草莓摊。陈父冲在前面，面前是普静绿园的指示牌，它悬在半空，邻近有一处公交站，一辆 175 路在他的眼皮底下停拢过去。他很无奈，留步等待后续支援，好些私家车从他身边呜呜飞驰而去。一些黑白相间的小花吸引了他。

“看见吗，蚕豆开花了。”陈父吆喝道。陈玲跑过来看，溢美不

断；她的母亲还唱起了越剧，唱词升级为“蚕豆开花黑眼睛”。这让当父亲的感念起陈玲的幼年，和她奶奶坐在老房子门口剥自家种的蚕豆，几只老母鸡领了一群小鸡散步。一转眼，奶奶也搬进普静绿园了，与爷爷为伴。陈父有点牵记小外孙，这牵记无关那个混账女婿，但是女儿放弃小孩的抚养权实在太费解，他无法面对这样的创口。好在离婚协议书还没有签字，他还有机会规劝女儿，他琢磨着等扫完墓，必要和女儿悬谈。他被一种劝解的紧迫感攫住了，甚至还没开口，洋洋洒洒说清楚，就已经感到口渴。他想喝水，矿泉水纯净水，不含糖的饮料都可以。可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公路、农田，车站的对面又露出了一个无人看管的草莓摊。他四处环顾，确定没有买水的可能，大声问女儿，包里有水吗？

“只有可乐。”

第

一

折



嫉

妒

圓

舞

最初听致晖讲起他那早夭的婚姻，陈玲倒是挺平静的。听众远比被迫上台的演讲者淡定。

“哦，是这样啊。”陈玲应道，吸一口芒果宝宝，粉色的唇彩印在吸管上，如同墓碑上的残月，拓在致晖的脑海里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却越发完整、清晰。还有她额头上的一小块乌青，致晖特别记得，那是被六百毫升的红色塑料瓶砸出来的。

他尽量避免目光相遇，尤其在他主讲的时候。那时，陈玲与前夫的离婚谈判已近尾声，除了析产的论辩，清晨和午夜的同居时光过得活像一部无声残片。致晖是她看电影新结识的朋友，聊到尽兴，她就觉得他简直是交响乐团，特别管用。

“离婚是逃不掉了，”本着布道的精神，陈玲对单位的信男信女们说，“十二年的感情，真没劲。”同事们来劲了，有人担忧小孩的未来，有人关心婚纱照的善后，七成是陈玲的个人写真。想起当年的婚宴、如今的婚房，是怎么被这些照片装潢成了画廊，陈玲幽幽叹道：“我也不晓得怎么办。”

孩子可以丢给老公，照片就很麻烦。烧掉？烧死他也就是了，可自己还活着，特别无辜。她惊讶自己居然有点迷信，平时不信那一套，真轮到自己了，心理暗示就上线猛敲警钟。扔掉也是一种出口。可是扔了之后难免不被拾荒的捡去？想到自己的照片被陌生人挂在网上吐槽，她的脸面已经挂不住了，就像那些文化名人遭遇性丑闻。藏在家里也不妥，上千张照片，好几十本，占地方不说，她不信自己能够与之和平共处。

对陈玲来说，这婚纱照的善后问题竟然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让人烦心，她很想找些过来人讨教。

半年后的陈玲神清气爽。她和前夫位于瑞虹新城的家终于卖掉了，七百万的房款平分，收到支票，她才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。她预备置办房产，下了四处取经的决心，不假思索，把致晖位于嘉定新城的婚房排在第一站。三室两厅，十三楼，女主人缺席了大半年，这段日子，致晖和父母蜗居在静安区，偶尔，三口之家会回婚房度个周末。致晖妈妈的脚码太大，所以在致晖翻箱倒柜想替陈玲物色一双合适拖鞋的当口，陈玲已经打赤脚闯了进去。客厅不小，

因为摆设少，很是空阔。墙上大块的留白让她想起某个夜晚，当时她和致晖看完电影正在饭店补吃晚饭。致晖对于这种饭局是有顾虑的，它不像看电影，是在一片漆黑的环境下。中国毕竟是法制社会，在法律上，陈玲毕竟还没离婚，他担心会给她的老公留下把柄。“喂哟，怕啥啦，”说着，陈玲吸一口芒果宝宝，“又不是我外插花。”她并不想嗔怪什么，只问致晖是怎么处理婚纱照的。后者低头吃烤串，半晌，皱眉道：“全部堆在床底下头。”她心想自家床底也堆东西，安置各类床上用品的外包装，换季的时候总要趴到地上忙活一阵。如今，她有幸得见致晖说的那张床，她指着朝南的卧室，问身后还在整理拖鞋的事主：

“是这张床吗？”

“你要做啥？”致晖抬头道，神色恍惚，仿佛心事被揭穿。

“想看看你藏的照片呀。”她在嗤笑。

“不要瞎搞。”他起身，快步试图将她捆住。因为有了力阻的念头，他那有着漂亮线条的双臂，蟹螯一般，勒抱她的腰部。“做啥啦！”因为挣扎，她的锁骨与裙子的吊带被他的下巴连续点击。“哎哟……哈哈。”她嬉笑不止，身体还在往前冲。于是，四只脚贴合，踏着眩晕的舞步，仿佛受了命运的遥控，摔倒在席梦思上。等到视线恢复，她发现自己成了汉堡的一部分，被他、床以及那些婚纱照夹在中间。她平静的表情鼓舞了他的胡须，往她的脸上、胸前扎去。美妙的盛夏，剩下的就是裙子上撩，窗纱拉紧，这符合神无风

度。后来，裙摆因为重力盖没了她的下巴。她的腿肚子在他的脖颈上摩擦。他有一种在演奏倍低音萨克斯的快感，而且是自由爵士，唇舌与肌肤的奇幻二重奏。随后，实在是因为脑充血，气温也嫌高，她颤抖着请求暂停，口水都飞到眼睛里了。趁着间隙，他把自己剥光了，威武地站着，左手平举遥控器，整个人像极了“寸”字。待到空调出风，再从热风切换为冷风，平躺在她边上的他就变成了部首“亼”。

“慢点，”致晖停了下来，说，“我到客厅去放点音乐，我这套音响蛮好的，要么放张黑胶，你想听点啥？”

前所未有的感官世界，他的机能与技能让她深深折服，以至于日后跟同事论及两性话题，加倍地嘲讽前夫：

“签字之后我就跟他说，你从来没让我满足过。”

那些人夫、人妻沸腾了，尺度升级。他们以为她会再婚。她断然否决：“现在这样蛮好，好就好，不好就分掉。”

“那他是啥态度啊？”同事们还没见过她的新男友，也不知道他的名字。

“他啊？他终归是想结婚的。他妈还想抱孙子呢。”她一面说，一面刷手机微博。婚虽然已经离了，她还是放不下那个小三。“春风沉醉”是个高调的湘妹子，微博定期更新。通过微博，主要是通过精修的自拍照，陈玲得以在前夫的生命里继续潜伏。这在她的同事里不是秘密，因为有点上纲上线的新闻，她都乐于唤醒他们的道